



唐代幽默文学论

TANGDAI YOU MO WENXUE LUN

李锦◎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幽默文学论

李 锦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幽默文学论/李锦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686-4

I. 唐...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唐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977 号

唐代幽默文学论

作 者 李 锦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32 开 13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7686-4/I·1224

定 价 23.00 元

● 序

杨恩成

十一年前,李锦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基地班学习。“基地班”是国家教育部在全国八所重点高校设立的“国家文科人才培养与研究基地”的简称。教育部规定,基地班每届只招收30名学生。所以,进入“基地班”的学生都是当年文科考生中的尖子。1998年,我给这个班讲唐代文学。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第三排右边过道的那张桌子坐着一位端庄文静的女孩,每次上课时,她听课都很投入,笔记记得很完整。有时在课间休息时还向我提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在交谈过程中,我这才知道她叫李锦。由于她学习成绩优秀,根据基地班本硕连读的培养方式,毕业时,被保送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她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张学忠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张学忠教授是我的同门师弟,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等学科造诣很深。张教授又精通书法史与书法理论,他的书法作品在书法界属“学院派”。投到张教授门下受业,加之李锦同学天资聪慧,在博士生中各门功课都非常优秀。现在,她给我送来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让我给提提意见,并且请我给这部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虽然我不擅写序,但对李锦的要求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我一看这部博士论文的题目:《唐代幽默文学论》,就觉得选题很新颖。一是以她文静的个性,选择这个题目有点出乎我

的意料。记得前几年,我有三个研究生要做毕业论文。我出了三个题目,让他们选。一位性格恬静的学生选了“佛教与中国山水文化研究”,一位性格外向的学生选了“论庄子与中国山水文化”,一位处事严谨诚实的学生选择了“论儒家与中国山水文化”。看来,学生选择论文题目与他们的个性还有点关系。李锦选这个题目和她文静的个性还有点冲突。话又说回来,她研究这个课题,又完全是以性格上的局外人的冷眼旁观来观察问题,这倒有利于避免先入为主和浅尝辄止。二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幽默文化,或者说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幽默感,林语堂先生与鲁迅先生的观点截然相反:林语堂说有;鲁迅说没有。李锦自然是认同林语堂先生的观点的。

幽默,作为作家的创造力和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其本身并没有中西之分,更何况在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不同的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习惯用滑稽、双关、反语、谐音、诙谐、戏谑等术语,其实,把这些归纳起来,也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幽默(humour)。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这种艺术创造能力和艺术表现手法在中国文化中早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在学术界,关于唐人和唐代文学的幽默,常常被学术界所忽视。偶尔提及,也不做深究。唐人不像宋代的知识分子。宋代人不大张扬自己,比较内向,看重个人心性修养;唐人就不一样了。社会文化环境非常开放。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文学中的幽默感反而成了他们展示自己文化个性的重要手段。在文学创作中,唐人具有驾驭艺术手法的超凡能力。他们常常用一种轻松、诙谐、甚至戏谑的口吻进行艺术创作,将美与丑、善与恶、荒唐与合理等对立的事物集于一体,以揭示表象中所隐含的事物本质。给人以机敏睿智的艺术启迪,而且很少宿构。这种现象在唐诗和唐人笔记小说中屡

见不鲜。就说中唐时的李涉吧,有一次,他夜宿旅社。那时社会矛盾加剧,许多农民铤而走险。这些啸聚山林的“绿林好汉”们闯入旅社。轮到搜李涉的时候,发现他没有什么钱财,就问他是干什么的。李涉说 he 叫李涉,是个隐居山林的读书人。李涉的名字当时在诗坛上人们还是耳有所闻的。所以为首的人说,你说你是李涉,那你写一首诗,看看你是真李涉,还是冒充李涉。于是李涉就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敲门。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面对当时天下不太平的现实,诗人内庄外谐,发泄了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而“他时不用逃名姓”则又蕴含着作者盼望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李涉的幽默,仅仅是唐人幽默的一鳞半爪。要全面研究唐人幽默的表现形态,就必须对唐代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特征的综合辨析。在这一点上,李锦作了大量前人未作的工作。所以,这部论著脉络非常清晰,尤其是对作品的评鉴,准确而生动。

唐诗的审美特征形式多样。因此,要研究唐代文学所呈现的幽默的审美特征,就必须对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对唐诗进行文献资料的梳理。现在有些研究生在做毕业论文时,常常从网络上下载一些与自己的论文题目相关的材料,然后做些飞针走线的连缀工作,一篇论文就出笼了。李锦的这个题目,在网络上是找不到“关键词”的,所以她必须亲自动手。从论文所引用的文献资料看,她在这方面确实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和归纳,从而使得这部著作资料非常充实。其中的艰辛则是可想而知的。

李锦的这部博士学位论文对唐代文学中所呈现的幽默的审美特征及其表现形态作了系统的有益的探索。而在这种探索

中,离不开机敏与睿智,甚至要把鲜活的形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思维结合起来。读完这部论著,我觉得她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对唐代幽默文学的研究,也需要周密的理性分析。这一点,李锦也做到了。否则,就成了幽默文学漫话了。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幽默文学在唐前的发展与唐代的初步繁荣 ...	(16)
第一节 先秦:中国幽默文学的发源	(16)
第二节 汉代:中国幽默文学开始走向自觉	(25)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中国幽默文学的快速发展	(31)
第四节 唐代:中国幽默文学的初步繁荣	(40)
第二章 唐代的幽默诗歌	(55)
第一节 玩笑诗	(56)
第二节 嘲讽诗	(62)
第三节 劝世诗	(74)
第四节 游戏诗	(83)
第三章 唐代的幽默小说	(92)
第一节 《启颜录》:民间笑话的集大成	(93)
第二节 文人幽默笔记中塑造的幽默形象	(104)
第四章 唐代其他幽默文艺形式	(132)
第一节 幽默讽刺散文	(132)
第二节 敦煌文学中的幽默篇章	(143)
第三节 《义山杂纂》、谣谚和谑语	(157)
第四节 诙谐滑稽的唐戏	(168)
第五章 唐代幽默文学的艺术特征	(177)
第一节 功用性	(177)
第二节 娱乐性	(183)

第三节 含蓄性	(189)
第四节 通俗性	(196)
第六章 唐人创造幽默的技巧和方法	(202)
第一节 语言要素的变易	(202)
第二节 修辞手法的巧用	(219)
第三节 情境场景的妙用	(233)
第四节 逻辑法则的混用	(244)
第七章 唐代幽默文学所反映出的唐人习俗	(257)
第一节 饮食习俗	(257)
第二节 服饰风俗	(263)
第三节 婚姻礼俗	(268)
第四节 娱乐和游戏风俗	(274)
第五节 其他风俗习惯	(281)
第八章 唐代幽默文学所反映的时代风尚	(291)
第一节 嘲戏之风	(291)
第二节 饮酒之风	(307)
第三节 狎妓之风	(321)
第九章 唐代幽默文学所反映的文人个性	(334)
第一节 自信狂狷	(334)
第二节 机智敏捷	(340)
第三节 幽默开朗	(345)
第四节 豁达乐观	(351)
总 结	(358)
参考文献	(364)
附 录	(381)

导 论

文学大师林语堂曾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①的确如他所说，幽默对于人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幽默能够促进身心健康，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活力，应付困难。幽默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品位，是一种人生态度。幽默也是一种修养，一种文化，一种艺术，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趣。一句话，我们的生活中需要幽默。

关于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民族，中国人是否懂幽默、会幽默，中国到底有没有幽默文学的传统，这曾经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存在着严重对立的一桩学术公案。林语堂先生从西方舶来“幽默”^②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人天性是富于幽默的，而且中国老早已经有了幽默文学，具有幽默文学的传统。他认为，幽默之风存乎一心，其产生、发展主要决定于人的心境。林语堂先生否定了幽默的社会性，他所谓的幽默是自由轻松、无拘无束的。正是这一点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反感。作为一名思想斗士，鲁迅先生是从社会性的角度去分析幽默，主张讽刺和嘲弄的尖锐、彻底和不留情面。他认为，想要得到林语堂所谓的幽默，心境需要和平和冲淡，那么也就只好闭目塞听，远离社会。因此，

① 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经典作品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作为外来语的“幽默”，是林语堂先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从英语中翻译过来的，最早见于《语丝》杂志。

出于对中国数千年来专制统治的极度愤恨、出于其摧毁吃人的旧社会、批判落后愚昧的国民性的目的,鲁迅先生断然否定中国具有林语堂所谓的“幽默”文学的传统。那么,一向让人感到传统、正经、规矩的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幽默,在我们的文学中到底有没有幽默文学作品呢?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幽默”与“幽默文学”的界定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在进行本论题的研究之前,需要对“幽默”和“幽默文学”的概念作一界定。

“幽默”这一词语早在先秦时代就已出现。屈原的《怀沙》中写道:“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眇兮杳杳,孔静幽默。”^①这里的“幽默”意思是幽寂、静默。看起来,古已有之的“幽默”和现代我们所使用的、也就是林语堂先生舶来的“幽默”截然不同,甚至毫无关联。然而,即使先秦时代还没有美学意义上的幽默概念,但绝不代表没有这一意义上的幽默本身。

其实,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与现代幽默概念最与相似的是“戏谑”。《诗经·卫风·淇奥》里用“善戏谑兮,不为虐兮”^②来赞美卫武公说话幽默风趣、恰到好处。这里把开玩笑而无所伤害看作一种优秀品质,因而从此“谑而不虐”就被当作中国古代幽默的发轫和标准。

“诙谐”也是古代常用的一个概念。《汉书·东方朔传》评

^① [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页。

^②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9页。

价东方朔说：“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颜师古在此注曰：“诙，嘲戏也。诙笑，谓嘲谑，发言可笑也。诙音恢。其下诙调、诙谐并同。”传中还记载东方朔“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①，都是说他言语有趣而引人发笑。由此，“嘲戏”、“嘲谑”都是和幽默相类的概念。

另外还有“谐谑”一词。谐，据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的解释是“‘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其高者，“意在微讽”，“谲辞饰说，抑止昏暴”，“辞虽倾回，意归义正”；其下者则流于“诋嫚牒弄”，“无益时用”^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用较为浅显俚俗的言词和弯绕曲折的譬喻来引人发笑。其中品格较高的是那些能够曲折修饰然而却能阻止昏暴的作品，如果只是说些俏皮话，那就流于无聊和低俗了。但无论如何刘勰是肯定这种语言浅显，能够引人发笑的形式。谑，据许慎的《说文解字》的说法，是“戏也，从言虐声”^③，本有逗趣、调侃和戏弄之意。由此，“谐谑”的意思和幽默也非常接近，主要是体现人们语言上的诙谐和风趣。

除此以外，“滑稽”一词也与幽默密切相关。滑稽最早出现在《庄子·徐无鬼》中：“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谖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襄城之野，七

① [汉]班固，《汉书》卷65《东方朔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0页。

② 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5页。

圣皆迷,无所问涂。”^①这里面的“滑稽”是个虚设的人名。到了汉代的文献中,“滑稽”有了新的内涵。《史记》卷126《滑稽列传》中说:“淳于髡,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②“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③“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④从对这三个人的评价来看,滑稽之人都具有能言善辩的特点。邹诞、崔浩、姚察等人对滑稽的解释也主要针对的是俳优在语言方面的能力。这三人的解释虽各有不同,但都说明了一点,即俳优艺人之言语技能具有出口成章、词不穷竭的滑稽之特点。这非常接近于今天相声中的贯口^⑤表演,是很能引来笑声的。因此,幽默学专家薛宝琨先生认为:“滑稽的本质是一种机智和含蓄的幽默,或者说滑稽是我国民族的幽默形式。”^⑥说到滑稽,也就是中国的幽默,就绝不可能丢下先秦的俳优表演、唐代的参军戏和宋代的滑稽戏。由此看来,我国是有着相当悠久的幽默传统的。^⑦然而要搞清楚“幽默”的意义,我们还需要看看幽默的近邻“讽刺”和“机

① 刘英,刘旭,张海玉注译,《庄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② 王利器,《史记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3页。

③ 《史记注译》,第2635页。

④ 《史记注译》,第2636页。

⑤ 贯口是一个相声术语,指的是在口语表达时,“口快如刀”,滔滔不绝,一气呵成。这主要是一种节奏型的超量反复。小贯口一般十几句,大贯口则多达上百句。

⑥ 薛宝琨,《中国幽默艺术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⑦ 在现代美学概念中,滑稽是丑陋和乖讹,是丑的低层次自然状态的展示,与中国古代滑稽概念有所区别。因此这里所说的依然是古代滑稽的含义。

智”。

林语堂认为,幽默虽然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但是为了保证其纯粹性,不能倾向于讽刺、以讽刺为目的。讽刺只有抛弃了社会性之后才能接近于幽默。在鲁迅先生看来,幽默与讽刺并没有分明的界限。他欣赏的是那种不回避重大社会矛盾、能够发人深省的讽刺性幽默。中国早就具有讽刺文学的传统,《诗经》的讽刺诗就体现出一种讽刺文学精神。例如《魏风·硕鼠》把大腹便便的魏国君主比作大老鼠,指桑骂槐,讽刺了贪婪、吝啬、横征暴敛的贵族阶级,其中就蕴含着戏弄的意味。《唐风·山有枢》则是讥笑守财奴的。贵族占有着大量的财产,但是不舍得穿衣服,不舍得坐马车,其富有和吝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作者在每章的结尾都用嘲弄的口吻说:“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宛其死矣,他人入室”,^①一旦你死了,就让别人高兴地享受吧。这些诗歌是出于讽刺的目的,然而却写得饶有风趣,读来为之莞尔。

讽刺文学作品中含有幽默的特质,而幽默作品也很欢迎讽刺这一特征。王利器先生在《历代笑话集·前言》里总结了笑话的作用:“历代笑话作品,重点都是放在描写讽刺典型的反面特征上,借助夸张和突出刻画的手法,把反面人物加以蠢化……”^②讽刺在无意中跨入了幽默的领域。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幽默和讽刺往往同时运用,互相结合或彼此重合,表现出复合的意念、态度、方法及至审美效果,构成了讽刺性幽默这一

^① 《诗经今注》,第151—152页。

^② 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前言》第13页。

形式。

这样说来,讽刺和幽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讽刺可以“讽”得幽默,“刺”得有趣,幽默也可以通过讽刺,将生活中非正常现象的本来面目和荒谬之处揭示出来,从而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欢笑。也正因讽刺和幽默二者的“不离不弃”,才使得幽默更深刻,更具有现实意义。

再看“机智”。“机智”一般理解为头脑聪明灵活,反应敏捷,能够随机应变,似乎和幽默扯不上什么关系。但好的幽默都是带有机智性的,而幽默也正是因为有了机智的因素才显得更有深度、耐人寻味。在很多具有幽默意味的故事中,机智往往能达到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记载: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①

孔君拿杨梅和杨君的儿子开玩笑说:“这是你家的水果。”如果杨君之子没有聪明的头脑和快速的反应,那这个故事也就到此为止,仅仅是一个玩笑而已。可是孔君话音刚落,杨家的儿子就回应道:“没听说过孔雀是孔夫子的家禽”。他的回答既否定了客人,又用另一个玩笑指出其逻辑上的荒谬。客人的玩笑已经颇为风趣,杨家子机敏迅捷的回答更增添了幽默的意味。有了这一来一回的对话,特别是杨家子机智的回答,才把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我们可以说,幽默也正因有了机智的因素,它的可笑性才不会流于傻笑、好笑,才会显得有深度、有内涵、富有悠长的意味。“在谐趣性的前提下,机智的高低成败应当成为判

① 李天华,《世说新语新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3页。

定幽默作品合格程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越机智,幽默愈成功”。^①

林语堂先生说:“幽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西方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②特鲁说:“幽默是指一种特性,能够引发喜悦、带来欢乐,或以愉快的方式娱人。”^③我们也给幽默下一个不是很抽象、很神秘的定义:所有为着一定目的而创造的,通过各种修辞手法,运用讽刺、嘲笑、调侃、戏弄等手段,使人感到生动有趣、引人发笑并能引发思考的东西就是幽默。无论它带给我们的是善意的微笑、酣畅淋漓的大笑,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嘲笑、无可奈何的讪笑,我们都将它看作是幽默。那么以幽默为表达特质的一切文学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就可称之为幽默文学。

二、中国幽默文学研究的概况

中华民族不乏幽默精神,中国也具有幽默文学的传统,然而幽默文学研究的受重视程度却不尽如人意。也许是时代的局限,研究者主观条件的限制,或者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研究,在解放前,除了林语堂对中国个别幽默家的论述比较注重从文化理论和幽默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之外,其他人发表的见解基本上都属于随想式的杂

① 谭达人,《幽默与言语幽默》,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页。

② 《林语堂经典作品选》,第39页。

③ [美]特鲁,《幽默的艺术》,郑惠玲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3页。

感。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幽默理论开始有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除此以外,幽默文学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中心,研究者开始给予幽默文学充分的重视。

有一些学者从总体上对幽默文学进行了研究,如陈孝英在其《幽默的奥秘》里提出,循着三条线索即“俳优—戏剧—曲艺,寓言故事—民间笑话—政治笑话,民谣—文人散文诗词—话本小说—各类文学作品”去追溯中国幽默的传统,并且勾勒出从《诗经》到《阿Q正传》的中国幽默史,从而论证了中国幽默文学的民族特色是“与讽刺合流”,“从一开始就具有针砭时弊、干预生活的传统”。^① 卢斯飞和杨东甫编著的《中国幽默文学史话》^②对幽默概念进行了整理和澄清,指出中国具有幽默文学的传统。其书以活泼风趣的语言风格对中国的幽默文学进行了线性的论述,从先秦一直写到现代,选取每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对其特点加以剖析,并对很多过去没有引起重视的作品给予了新的评价。而薛宝琨先生的《中国幽默艺术论》主要立足于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的幽默艺术进行了梳理。首先他通过对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戏曲、戏剧的研究,论证了其中所包含的喜剧意识和生活情趣。其次研究了宋以来的说话技艺、民间曲艺、歌谣、笑话以及相声的源流和美学历程。最后作者对文人的幽默艺术也给予了关注,特别对笔记小品和讽刺小说以及文人幽默的形式和手段都加以阐述。其中有很多精辟的论断,至今仍为学者所借鉴。

^① 陈孝英,《幽默的奥秘》,北京: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177页。

^② 导论中提及的书籍、刊物详情可参见“参考文献”。